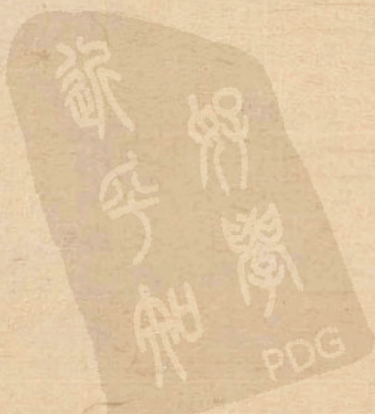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

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垠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

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  
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  
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  
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  
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  
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  
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  
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  
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  
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

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  
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宗人子弟書  
惟以墓木爲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  
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爲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闔之  
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  
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  
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  
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叅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  
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  
君子自其平居爲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  
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  
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  
之來蓋已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  
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  
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  
屢詘然而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爲人欲一見  
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爲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天

子之大臣乃不以爲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  
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  
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爲耶去歲鄉里惡少  
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鈎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  
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爲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  
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  
不察以爲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  
負方欲擴撫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  
罪誠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  
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爲可以解而已矣其



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  
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爲太息矣執事于獄詞  
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  
爲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  
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  
焉孟子曰同室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  
有鬪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  
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煇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  
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  
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

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  
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  
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  
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  
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  
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  
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  
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  
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  
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



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寃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

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叅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叅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

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  
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  
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  
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  
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  
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  
丈夫者媵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  
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  
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  
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

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此文抄本與常熟本

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挾淫姑以爲主卒以死徇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 與李浩卿書

益舟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及其他今諸公旣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  
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  
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  
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  
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  
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強人意又耳聞目見據  
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  
世之後耳益舟云虔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  
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况史家自宜  
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

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令收在益舟家  
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卽如前兩書亦  
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  
書道此意爲卽欲西還恐不能卽見足下復爲縷縷  
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  
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臥城  
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  
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



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寃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嚮而食

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邑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別悵悵承及貞女

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  
一首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  
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  
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  
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視遲疑如不切已豈捐  
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  
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浪然雪涕嗟  
乎質甫則旣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